

欢迎“回家”！

这些新晋世界遗产地准备好了

今年7月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上海崇明东滩等5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秋风起候鸟归，从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份，大量候鸟从繁殖地出发，向南方温暖地区开始一年一度的迁徙。这五处新晋的世界遗产地正在为迎接鸟儿的“回家”做准备。

近期，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的秋季环志工作拉开了帷幕。早上4时，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哨”非遗传承人——金伟国，带着徒弟3人来到东滩湿地，通过事先铺设好的翻网捕捉候鸟，这些候鸟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东滩湿地是它们迁徙途中的重要“中转站”。

捕获到的候鸟被带到野外临时科研站，科研人员给鸟儿的左胫戴上金属环，右胫戴上黑白分明、刻有字母或数字的塑料旗标，并将鸟儿身体的重要数据一一测量录入档案。

科研人员通过环志可以了解迁徙鸟类的行动踪迹、国家地区、性别年龄等信息，一只鸟一个编码，相当于为候鸟办了本“东滩”护照，供野外观察鉴别其身份。

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宣传教育科副科长袁赛军：长趾滨鹬，编码是C496602，从羽毛上看这只鸟是成鸟，颜色比较淡，说明它磨损得比较厉害。这只鸟从西伯利亚到崇明东滩，大概六七千公里，它们在这里停歇两到三

个月时间，然后到澳大利亚一带越冬，整个路程1万多公里。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大量猛禽南迁越冬的首选路线。今年秋季的护鸟专项行动和秋季猛禽监测工作也已经拉开序幕。

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从今年的8月25日开始就启动了老铁山秋季猛禽的监测，去年全年监测赤峰鹰6000多只。今年到现在监测到16000多只，多了将近1万只。

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这五处新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鸟栖息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最重要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据了解，栖息地内长江、黄河等多条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营养和物质，为迁徙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和能量补给，支持它们完成后续的迁徙。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申遗技术团队负责人雷光春：有一些鸟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通过一个星期的迁徙，将近8000公里，把体内的脂肪全部耗尽，甚至它的器官都消化掉。所以这些地方的这个栖息地的质量、食物资源是迁徙候鸟生存的关键。保护好它的栖息地对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新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是全人类共有的自然文化瑰宝，此次申遗的成功也是对我国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工作的肯定。 据央视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崇明东滩：大都市里的候鸟驿站

日前，记者来到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站在生态大堤上，目之所及，苇塘蓊郁，芦清水秀，白鹭、苍鹭等水鸟或悠闲觅食，或凌空飞起。

今年7月，在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介绍：“保护区1998年成立，是我国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之一，也是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生态敏感区。”

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段，崇明东滩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很多候鸟无法一次性飞完全程，会在此补给停留。

不久前，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收到一条好消息：一只2021年9月在此环志的翘嘴鹬又飞了回来。看着鸟腿上依旧完好的编码旗标，吴巍十分感慨：“那时候它还是只幼鸟，现在都满3岁了。”

环志，简单说就是给鸟“上身份”——在鸟腿上佩戴刻有唯一编码和中国鸟类环志中心地址的金属环，有时还佩戴彩色塑料旗标或塑料环。“通过环志可以得知鸟的基本信息、迁徙规律，包括年龄、繁殖地、越冬地、飞行途中在哪里停歇等。”吴巍说。

根据近些年的监测数据，每年在崇明东滩过境、停留的鸟类总量达百万只次。从2002年开始，持有崇明东滩“身份”的候鸟不断在全球各地被观测到。



2024年9月，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鸟类环志。（受访者供图）

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为来来往往的候鸟打造一个安静、安全、安逸的驿站，并不容易。城市要发展、要扩张，人为活动和外来物种入侵一度威胁候鸟的生存。

“20世纪70年代末，互花米草被引入用来固滩。这种外来物种疯狂生长，发达的根系把滩涂土壤‘绑’成‘一块块铁板’。”吴巍说，鸟类赖以生存的食源植物难以生存，底栖生物的活动空间也被压缩。

候鸟种类和数量明显下降。2010年前后，本是小天鹅重要越冬地之一的保护区，记录到的小天鹅不足10只，个别年份甚至难得一见。

2013年9月，上海开始实施崇明

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生态保护、湿地修复领域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总投资11.6亿元，总计清除互花米草25367亩。除了成功控制互花米草生长扩张，鸟类栖息地功能也得到修复，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

驿站生态修复后，鸟儿逐渐回归。数据显示，保护区已记录到鸟类300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59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21）的鸟类22种。2023年12月，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系统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在崇明东滩越冬。

吴巍说，以前，水鸟在崇明东滩进行繁殖的情况很少。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繁殖的水鸟越来越多。“现在我们这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嘴鸥最靠南的稳定繁殖地。”

人类与候鸟的关系，也折射出崇明东滩这些年的变化。保护区有一位金师傅，祖辈世代都靠捕鸟为生，他从小跟着父亲捉鸟卖鸟。后来，非法狩猎在多部门的联合高压严打下逐渐销声匿迹，金师傅凭借独门绝活“鸟哨”，从捕鸟人变成了护鸟人。

每到候鸟迁徙季，金师傅每天凌晨4时左右就在滩涂上铺设好翻网，用鸟哨模仿不同种类的鸟叫声，等被吸引的鸟儿“落网”，再交由科研人员环志、记录。

捕鸟的人没有了，观鸟的人多了起来。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时候他们需要向观鸟爱好者询问候鸟出现的时间、地点、数量，“观鸟爱好者提供了很多信息，这对我们的环志工作非常重要”。

这两年，保护区持续开展多种多样的科普宣教活动。2023年7月，建在湿地里的鸟类科普教育基地经提升改造后正式开放，面向社会打开一扇了解湿地和候鸟的生态之窗。

“我们希望借助申遗成功的契机，把生态修复的成果转化为科普教育、文化共建、生态文旅等方面的优质产品，不断拓展东滩湿地世界遗产的人文内涵和社会影响力。”钮栋梁说。

据新华社上海9月25日电

